

读史侧翼

赵改平

苏老泉这样的父亲



河南三苏园中苏洵父子三人塑像

宋代文学家苏洵和儿子苏轼、苏辙，凭着高超的文学造诣，携手闯入了“唐宋八大家”，被人称作“三苏”，实在了不得。尤其是苏轼，更了不得，在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多个领域成就极高，是名副其实的“文化巨匠”。苏轼的徒子徒孙们同样了不得，以“苏门四学士”为代表的文坛魁星，极大影响了宋朝及其后世的文学风气。

这么多的“了不得”，根源何在呢？很大程度上源于苏洵的良好家教。史载，苏洵仅活了57岁，他的人生以27岁那年为分水岭，在此之前讨厌读书，其后发愤读书。《三字经》里，以八句话赞扬苏洵：“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书籍。彼既老，犹悔迟，尔小生，宜早思。”可见，苏洵刻苦攻读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巨大。那么，他对子女们的影响更不用提了。

在苏洵28岁那年（公元1037年），大儿子苏轼出生，30岁那年（公元1039年），二儿子苏辙出生。不用说也能想象得到，苏轼和苏辙哥俩是多么幸运，早在娘肚子里就开始倾听父亲的读书声，这应该是最古老最安全也最有效的“胎教”吧？等他们出生之后，更是沐浴在浓厚的学习氛围里。本来就极具学习禀赋，再加上良好的学习教育环境，想不成大器都不行啊！
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在两个儿子成长的过程中，苏洵与儿子们一起攻读诗书，彼此之间既是父子，又是师生，还是同窗。这样的关系，足以称得上“史上最佳学习搭档”了。攻读期间，苏洵写出了《权书》《衡论》《几策》等名篇，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极大赞赏，称其“可与贾谊、刘向相媲美”。这一系列了不得的成就，活生生地摆在眼前，对儿子们强大的促进和激励作用实在难以想象。

宋嘉佑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苏轼20岁，苏辙18岁，皆学有所成。直到这时，苏洵才带着两个儿子赴京应试。那年，苏洵已经48岁了。别人为了应考“十年寒窗”，他呢，“二十年寒窗”，为自己，更为了儿子。

遗憾的是，在那年的应试中，苏洵没考上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落榜了。苏洵呢，不但没有伤心，反倒开心起来了。因为他那两儿子考上了，而且考得相当牛，双双考中了进士。其中，苏轼更牛，中了第一名（被主考官判为第二名），那可是全国性的。这样的成绩若放到现在，绝对不得了，估计全国的名校都会踢破苏家的门槛啦。

九年后，苏洵“含笑九泉”。当时，苏轼、苏辙两兄弟早已名满天下。如此说来，苏洵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，同时还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伟大的父亲。放眼历史，有几人能比？

琼州风物

京宗

博鳌印象

时光倒流40年前，我是个回乡知青。每到灯光捕鱼作业前，生产队间或组织自行车队伍，集体去博鳌渔港采购灯光鱼仔。我家有一辆三支枪单车，自然派上用场。

下弦月还悬在半空，我们就骑车出发了。披星戴月赶了三十多公里，到达博鳌镇上，天已微明。镇上是公社的驻地，一条狭长老街。两旁除了百货、日杂、土产、饮食等国营商店和财政所、邮政所、信用社、食品站等单位外，大多是渔民的居家房屋。老街的尽头是天然渔港。我们把单车停放在码头某个角落，站在大堤上，盼望着出海作业渔船的归来。有时去早了，就坐舢舨过玉带滩看海。

1992年，琼海撤县设市。博鳌成为琼海市组团开发的重心。当时我在市政府任职，每次去到博鳌，看到如火如荼的开发情景，内心总是激动不已。博鳌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有一年国庆节，我从海口开车送几位大学老师去博鳌下榻。到达镇上时，已是傍晚，落日隐去，华灯亮起。街上的照明灯，商场超市的招牌灯，宾馆酒店的霓虹灯，还有匝在路边树杆上一串串的装饰灯，如繁星闪烁，甚是迷人。

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结束后不久，我在琼海邂逅初中同学老莫。老莫说，每年论坛年会刚结束，旅游团队就接踵而来，博鳌很是热闹。我心里一动，于是一起开车去博鳌。

我们在镇上转了一圈，来到码头。游客果然不少，多为团队，也有散客，都是过东屿岛参观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的。我们下车购票，跟着一个团队后面，登上游船。

船上气氛活跃。导游口齿伶俐，风趣幽默的解说，不时让游客们捧腹大笑。老莫是博鳌人，又是博鳌通。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东屿岛、玉带滩和圣公石的传说，还念起博鳌籍画家卢鸿基为圣公石题的一首诗：女媧炼石补青天/失手巨灵落岸前/独立鳌头一午载/冷看人间几风烟……

上岛后，导游简单交代登船的时间，就让大家自由活动。几个游客被老莫的热情感染，与我们搭讪并一起步入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参观。虽然会散场空，但里面很是庄严，参观的人都只是小声交谈，无人喧哗。我们绕了一圈，在讲台前逗留略许，仿佛年会的余温还在。

从会场出来，游客们到岛上观光。我与老莫沿着岸堤行走，时而凭栏远眺，时而驻足叙旧。老莫的老家在岛的对岸。初中毕业那年的暑期，我和另一个同学到他家玩，当晚，我们就蜷在他家的床前柜上过夜。而他父母及其兄弟三人，一起挤在一间瓦房里。

聊起往事，老莫不胜感慨：“都成历史了。博鳌的乡村变化很大，现在我们三兄弟都各自盖起了一幢三层小楼。”“你看”，他指着对面河畔那片绿树掩映的村庄，“那是南强村。”转身又朝着南面影影绰绰的远山，“那是沙美村，青山绿水，生活富足！”

季候物语

罗先礼

藕肠

小满后的江南，已是“绿树荫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”了；气温随着一场场没完没了淅淅沥沥的雨，慢慢升高。残红褪尽的原野，远山如黛，满目染翠。门前水沟里栽下的莲藕，随季节流转，婷婷玉立在水面的荷叶也由嫩绿到墨绿。

那荡漾的碧水上面是袅娜如伞的荷叶；袅娜如伞荷叶下面躲着枝枝未及展开

笔挺荷簪。面对满沟流翠，我突然心血来潮，准备抠把藕肠丰富餐桌，安慰缺少本地时令蔬菜的“五脏庙”。

其实想下水抠藕肠，还是因为自己偶然怏了些闲气。

居家过日子总得时时关注手里拎着的“菜篮子”。身为家庭“煮男”，每天逛菜市场是“必修课”。前几天在市场看到有菜贩用水盆浸着藕肠卖。蹲下身子拿起一把询问价格。菜贩很是热情地介绍：“老板不贵，九块一斤”。我听后，仿佛觉得手里拿的是把烧得通红的铁棍而不是藕肠，连忙把它又放回水盆说：“这小菜比猪肉还贵两块？”菜贩见我拿起又放下，仍然微笑的脸上露出些不屑。我想可能他腹诽着：“嫌贵就你莫问，莫拿。”

放眼此时的江南，虽然满目葱茏、生机盎然。其实居民餐桌上却是青黄不接。黄瓜、四季豆藤蔓正绕架如蜗牛般不急不慢爬啊爬；空心菜也才绽出嫩黄芽头；早辣椒、早茄子仅能看到花苞在叶底眨着眼睛，根本找不到果实的影子。好在如今运输业发达，菜市场新鲜蔬菜琳琅满目，“螺丝椒”绿得可爱、油罐茄紫得发亮、西红柿艳得诱人，可价格都有些“咬”手。

随时代进步，物质极大丰富。人们生活水平、要求都比原来高了许多。除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还讲究吃得安全、健康、放心。这天生地养的水底时蔬——藕肠，属于正宗有机无毒绿色食品。虽然它价格高得离谱，也算高得理直气壮。

“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。”藕肠适时成为湖乡人盘中、碗底的佳肴。抠藕肠是农村孩子拿手好戏。儿时放学回家的我，不像现在的孩子，在父母督促下做那永远做不完的家庭作业，而是去扯猪菜或者放牛。

现在想来，放牛确是件轻松也好玩的事。三、五同龄孩子，把牛绳细心地一圈圈反“8”字型绕系在牛角，（防止湖底水草与荷杆缠住牛绳）再在牛屁股轻抽一鞭，它听话地游到湖里吃荷叶。我们这群屁孩子会三下五除二脱得精光，赤条条跳入湖里。嬉玩尽兴后，再抠把藕肠回去，让餐桌稍微丰富些。故乡的西湖是我们儿时的天堂。

叶展如伞时，荷杆根部是没有肥嫩藕肠的。就是有，也已经很老，根本不可成菜。只有找着如毛笔尖状荷簪，再用手指顺簪杆探摸，稍软的那头就是藕肠。如果



淤泥稀且浅，能顺手扯出来；淤泥稍硬且深，那得用手指顺着藕肠“赶”到头。这藕肠要“抠”，看来“抠”字下得比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“绿”字似乎更准确。

年幼个矮的我们抠藕肠必须会凫水，好在湖乡长大的孩子没一个是“旱鸭子”。深闭一口气，一手捏紧鼻孔一手顺荷簪杆沉身下去，顺势把藕肠抠带出来。当然即使呛几口水也没事，湖水清澈甘冽，口感很好。野荷长出的藕肠也争气，根根都有米把长，白、胖、嫩。不像现在菜市场卖的藕肠，满身黄色水锈，最多也就比筷子长点。

夕阳西斜，暮霭渐沉。气温慢慢低了，可湖水温暖依旧。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，掺和在飘飘炊烟里的，是母亲呼唤各自孩子乳名回家吃饭的声音。听得呼喊的我们纷纷上岸，边擦干身子套上衣裤边朝湖中高喊牛的名字。温顺的水牛听到小主人吆喝，吃饱喝足的它们会乖乖地游到岸边，低头让身材矮小的主人爬上去，再缓缓抬平脖子把小主人送到宽阔牛

背上。我们脖子上挂着团成圈雪白、肥嫩的藕肠，横坐在牛背上，像得胜凯旋的将军走向炊烟袅袅升起的家。“得儿、得儿”牛铃声摇着金黄的余辉，让我童年的回忆增加了许多明亮暖色。

书边人生

符耀彩 惠俊章

作家马承钧的海南缘

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、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人文历史，吸引越来越多内地人前来旅游观光甚至迁居。春风拂面，候鸟飞来。“候鸟一族”每年近大半时间生活在琼岛，或长期安居下来，颐养天年。这其中也不乏作家、艺术家、摄影家、科学家、医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等精英人士。来自河南郑州的马承钧先生就是其中一位知名的“候鸟”作家。

马承钧笔名雁翔，是一位资深媒体人，香港文汇报专栏作家，退休后出任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宣传部长、《宁波帮》期刊总编辑、郑州列子书院名誉院长等。曾经出版诗集、杂文集、随笔集多部。一个外地人，一踏上这片热土，便深深地爱上了海南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反把他乡当故乡。马先生是一位不安分的人，去年一落脚海南，他就有心多看、多写海南。为此，他专门跑了海南包括临高的许多地方，“上山”“下海”“进城”“进村”，既欣赏海南著名旅游景点的俊秀山水，又参谒当地文化古迹；既结交当地著名学者，又与当地居民交朋友。他拜访红色娘子军革命根据地，感受当年的红色文化；他游览兴隆华侨农场橡胶园、咖啡林，体验当年华侨关心海南、建设海南的爱国之举；他穿行海口骑楼老街，了解海南省会古代的商业文化；他瞻仰“南青天”海瑞故居，感受历史名人的清官文化；他参谒五公祠，体验古代的贬官文化；他参观儋州的《苏东坡》庙，与旷古文豪“对话”。通过不断吸收海南诸多的文化元素，积累较为丰富的生活素材，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，他每天凌晨即起，笔耕不辍，数月间就创作出了大量有关海南的文学作品，仅在香港文汇报、香港大公报就发表了十多篇有关于海南的诗歌、散文、随笔，如《博鳌：小镇大舞台》《读古诗，梦南海》《骑楼老街的故事》《琼岛“咖啡控”》《海南拜谒“海青天”》《儋州拜访苏东坡》等，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海南历史文化、社会变革的演变轨迹，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。

马承钧对其所在的“候鸟”居住地临高情有独钟。他到解放海南岛登陆地临高角，仰望当年渡海作战革命先烈的英雄纪念碑；他走近千古流淌的文澜江，感受当地母亲河的山水灵性；他实地考察“吟绝”王佐故乡透滩村、古贤谢渥胡铨的“茉莉轩”书院遗址和百仞滩中激流掩映的“石头诗”，寻思古文人的文化魅力；他下到乡村，与村民一起，观看临高人偶戏；他到海边，去聆听优美动听的渔歌“哩哩美”，这些给予他无尽的遐想和创作素材。他与著名学者叶显恩教授的几次畅谈求教，更大大催生了他为临高礼赞的激情。他决定潜心创作一部有关临高的散文随笔集《走进临高》，全书跨越历史与现实，从“人文渊源”“海洋文明”“绝美山水”“诗意之乡”“候鸟生活”等多个侧面，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临高与海南的人文底蕴、社会变革和筑梦路上波澜壮阔的大美前景。目前已完成了书稿。许多篇章，如《临高角抒怀》《筑梦颐和湾》《苏轼与临高》《海南牌坊群的诗意内涵》《叶显恩教授与“临高学”》《透滩村里谒王佐》《百仞滩上觅诗魂》《“茉莉轩”前忆谢渥》《长寿之乡遇老妪》《谢卓石和他的“书香之家”》等数十篇述评性散文随笔，采锦摄翠，立意深刻，视野较广，篇幅虽短，却成大观。